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七)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簡鈔文今古樓芬涵

(七)

編祺曾吳

書叢本基學國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七冊目錄

卷十三

奏議類

疏下二

答手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一
論青苗	韓琦	一〇
薦司馬光	歐陽修	一二
論杜韓范富	歐陽修	一三
論狄青	歐陽修	一五
論賈昌朝	歐陽修	一六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修	一八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二〇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二一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二七
論王安石	呂誨	二三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三五

論君道 程顥三七

論王霸 程顥三八

論十事 程顥三九

論新法 程顥四一

論防盜 曾鞏四二

論治道二首 蘇軾四二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四五

君術二 蘇轍四七

君術四 蘇轍四八

論聽政 范祖禹五〇

論宦官 范祖禹五二

請罷三舍法 王巖叟五五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肇五六

論內批直付有司 曾肇五七

論蔡京 陳瓘五八

時務五事 許衡 六一

卷十四

奏議類

上書

上書秦始皇 李斯 六二

上書言趙高 李斯 六三

獄中上書 李斯 六四

上武帝書 東方朔 六四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六四

上言世務書 嚴安 六五

上言世務書 徐樂 六七

上哀帝書 鮑宣 六八

上書自理 王濬 六九

通進司上皇帝書 歐陽修 七一

準詔言事上書 歐陽修 七七

上皇帝書 蘇洵 八三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九二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一〇五
再上皇帝書	蘇軾	一一七
徐州上皇帝書	蘇軾	一一九
上皇帝書	蘇轍	一二四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	陳東	一三四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十三

奏議類

疏下二

答手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爲國家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豫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寢墮。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明。建官至少。尙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爲帝範。我祖宗朝文

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旰食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官。金穀浩瀚。權勢子弟爲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墮。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卽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句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備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句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句當。卻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句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句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

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者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尙書省集議爲衆所訴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有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尙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類比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於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眞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

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卽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勳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内非次移改者。卽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權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内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人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内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於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二等者。卽賜召試。試又優等。卽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卽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致。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

名藏於廟中。以重其事也。鄉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尙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卽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爲至要。內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扞格不能。創爲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爲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卽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爲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旣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卽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旣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多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

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卻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卻加封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爲至當。內三人已上。卽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考選注官。次等及等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又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卽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爲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舉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爲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

先祿厚。祿厚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先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爲負罪之人。不守名節。更有姦賊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得不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深思遠慮。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旣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亂禍不興。是

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路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又貧窮文弱之民。困於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至充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壅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於是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墮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溼積潦之地。旱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堙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而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

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於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愛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爲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惟望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口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繹寡孤獨不能供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

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爲鎮本令路舉文資一員董權酤關征之利兼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卻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者管亦減役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究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冗裁爲制勅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設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有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卽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論青苗 韓琦

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下人爲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已上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頻致諸人扇搖人戶卻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狀入馬遞申以憑選官曉諭如卻願請本縣干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